



## 岁月如歌

## 雪花飘落大地

文/项德林

每到隆冬时节，我们都在等待，等待雪花飘落大地，就像等待除夕夜的年夜饭，等待跨年那一刻的烟花凌空绽放，等待大年初一早上才可以换上的新衣服新鞋子。

晚来天欲雪，但最先飘落的其实是风。凛冽的寒风从早上，或者是昨天夜里就开始刮了。风先是刮过了岭上参天大树，刮得呼呼地响，刮得树东倒西歪，像喝多了苞谷烧的人一样。然后，风开始下，向岭下的村庄刮来。因为有了山岭的阻挡，风势小了一些，速度也慢了些，到村庄的时候刮得没那么张扬和放肆了。风刮过了村庄地里的古红橘树，摘漏了的红橘像孤独的红灯笼挂在树巅巅，跟着风一起摇摇晃晃，随时都可能掉落下来。风最后才刮过了老屋旁边的竹林，抖动着一根根竹子上的竹叶，沙沙地响。跟随风一起飘落的还有雨，它在为雪花的飘落打前站。从入冬开始，便没有下过一滴雨，收了稻子的稻田里，泥巴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皴裂开来。现在雨终于来了。雨是那种施施然飘飘然的毛毛细雨，飘落在屋顶，飘落在菜地里，也飘落在地坝，一缕缕一丝丝地浸润，大地渐渐变得油亮起来。

天寒地冻的日子里，坐在火塘边也撑不了多久。曾祖父抿着老酒不停地讲故事，一个一个的故事就像火塘上鼎罐里的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冒出来，滴落到燃得正旺的老树桩上，呼哧啦啦地蒸腾起一股白花花的水汽。雪花开始飘落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进入了梦乡。坐在火塘边的大人们终是坐不住了，一个个先后从鼎罐舀出开水洗脸烫脚，早早地上床偎在棉被里了。曾祖父讲的故事就像他的老棉裤，我们每年都看他穿，这些故事他每年都在讲，讲得他自己都张冠李戴前后颠倒，讲得他自己也开始打起盹来，一火塘柴火疙瘩烧得只剩下灰烬的余温。

半夜时分，我是被雪花飘落的声音惊醒的。先是沙沙的声音，像蚕噬桑叶。趴在窗前，看雪花飘落。漆黑的大地被雪光照亮了，可以看见大朵大朵的雪花先是高空中砸下来，然后在离地几尺的时候，忽然温柔起来，飘飘然，晃悠悠，轻轻地覆在树梢上、瓦片上

和地上，悄无声息。

少时不知王子猷，但也想雪夜访友。吱呀一声推门而出，去敲醒隔壁的德红，坎上的国富，大沟的德建，与他们约一场雪中的游戏，堆

一个一人高的雪人，在地坝里学少年闰土用筛子捕麻雀。然而，也只是想想罢了，在窗前趴了一小会儿就冷得抖抖擞擞地钻回了被窝。想着他们其实也如我这般想的。在一片白茫茫的梦里，我们都安然酣睡过去。

瑞雪是丰收的一个隐喻。当我依然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，父母亲已经出门了。母亲是去菜地里砍白菜萝卜，正是腌菜的好时节，经霜历雪的白菜萝卜更香甜。父亲则是先去竹林里的红苕窖，将遮窖的塑料膜、干稻草掀开一道缝隙，否则窖内温度过高导致湿度过大，存贮的红苕会烂窖的。随后，父亲一手扛锄一手抱着一捆稻草，往田里去，那里有刚播下的麦种、油菜籽，或修补排水沟，或覆草保暖，这些宝贝都需要细心呵护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被雪覆盖的村庄早已被鸡鸣声犬吠声惊醒。鸡和狗似乎比我们还兴奋，叫声此起彼伏。地坝里覆盖的雪被大黄狗踩出了一道道凌乱的脚印，几只鸡在旁边的柴火垛忽上忽下。

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。恰如昨夜梦里一样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从地坝、柴火垛、房顶、竹林开始，一直铺向田野、山坡，直到目光尽头的山岭，然后与那里浅灰色的天空衔接，沿着起伏的山峦划出一条若隐若现的波浪线。当然，雪花依然给村庄留下了一些空间，免得将大地涂抹成一张白纸。高低错落的土墙房子，墙壁是褐红色的土墙，屋顶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远远望去红白相间，层层叠叠，倒颇有层次感，勾勒出了一幅素默孤寂的淡雅画卷。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的青烟，这烟却不是扶摇直上，而是被风吹得四处飘散，氤氲在村庄的上空和四周，于是整个村庄就似雾似纱，显得朦胧起来。

父母还在雪地里忙碌着的时候，我已经消失在白茫茫的村庄里，去做昨天夜里一直想做的事情，不辜负每一片雪花的飘落。

## 城市笔记

## 绚丽铁花天上来

文/程广海

天慢慢黑下来，广场上人头攒动，聚集了从县城和十里八乡赶来的人们在观看一年一度的“打铁花”。随着表演者的一声号令，只见一位老者端着盛有铁水的器皿，走到一棵扎好的“花树”下，另一位表演者奋力抡起木棒，使劲朝着器皿打去。刹那间，夜空被突然照亮，飞溅的铁花如天女散花般从空中散落，那耀眼闪亮的铁花从“花树”上方飘落着，形成一个巨大的花朵绽放开来，引起人们阵阵欢呼和惊叹！

这就是邹城民间的传统表演项目——“打铁花”。据非遗传承人孔庆法介绍，“打铁花”是一项源于古代祭祀的传统民间艺术活动。他的家族从事打犁制耙的冶铁行当，打铁花是家族中引以为豪的才艺表演。他作为家中第四代传人，见证了打铁花的兴盛和衰落。

2015年，市文化馆领导找到身怀绝技的孔庆法，让他再重新把打铁花的技艺拾起来。他当时也很难为情，毕竟几十年没有表演过了。再说，用于表演的那些器具都没有了，一时还真没有个头绪。在文化馆领导再三鼓励下，他终于下决心重拾往日的手艺，让这一民间技艺重新散发往昔的辉煌。他购买了耐火材料，收集生铁，制作打铁花的工具，一切都要从头再来。打铁花不但要有独特的冶炼技术，还要有高超的打花技艺，心有灵犀的配合和很多技巧，要在实际操作和实践中去体验领悟。为此，他和另一位传承人孔令双没少演练操作过程，并在第一次的表演中一炮打响。

因为媒体预先发布了打铁花表演的活动，很多人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演，从四面八方来的观众把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夜幕降临，在风箱的鼓吹下，上蹿的火苗和炉底吹出的炭花，形成了打铁花之前一道绚丽光影。孔庆法头戴一顶浸湿的大沿帽子，身着防护的布衣裤来回穿梭在铁炉和“花树”中间。待生铁熔化成沸腾的铁水后，只见他从锅中舀出铁水，倒在用水浸泡过的花棒上，迅速跑至“花树”下，用木棒猛击盛着铁水的另一个器皿，炽热的铁水受到撞击后，飞花四溅如瀑布，疑是银河落人间！

打铁花用到的主要道具就是人工扎制的“花树”。一般高达五六米，主杆由粗粗的木棍组成，树枝则是细细的铁丝和棉条向四周散开，以达到铁水散花的视觉效果。这也是一项危险性极强的表演项目，用的铁水温度极高，要看到铁水在炉子里迸出金花才行，如果温度不够铁水溅不开的话，会流到表演者的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铁花虽然好看，但也需要表演者的勇气和魄力。打铁花的时候，总少不了几个胆大和喜欢热闹的男孩子。傍晚，他们提前来到表演现场，占据有利位置，靠前围着火炉看，炉火把他们的小脸烤得通红。他们期待的目光中，有惊奇，更有掩不住的喜悦，这应该是他们儿时记忆中最欢乐和难忘的时光了吧。

更多的人，在被铁花照射下的那一张张笑脸，是那么的开心。洒落在天空的那一朵朵铁花，是那么艳丽绚烂，在这欢度新年的幸福时刻，“打铁花”不仅让人们体验到传统民俗的浸润，还带给人们更多的欢声笑语，更多的幸福和期盼。

## 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